

228576

京都工學院圖書印

卷 〇三五八	卷 〇三五七	卷 〇三五六	卷 〇三五五
門字	門字	門字	門字

永樂大典

四九



7
12
00
T.4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五

九真

門

譙門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與吳廣攻斬下之行。收兵得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丞與戰譙門中。

故曰譙門。中非上譙門之門也。

漢書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

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臺。所謂築車者亦於兵車

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築聲相近。本一物也。臨卽志嘉定州譙樓舊基最

高。紹興間郡守待制馮公檣重新之。復增高其基。基三尺四寸。蜀譙門未

有壯麗。若此者當時或者議其太高。馮侯謂文公老國府曰。卽州峇山高

在風水不利土人。故以此頡頏之。非直為觀美耳。蓋州岡砥平而望城坡

稍高。望城坡者州治之泰山也。文公外孫樂大盤云。爾蓋樂君親聞於文

公者如此。簡陽志興化府譙門太平興國八年知軍事著作佐郎段鵬始

創。紹興六年經往卒。鵬十一年知軍事劉登重建。層樓翼張。置更漏鼓

角於其上。軍額如軍市。治時書其下。左為宣詔亭。右為班春亭。瑞州府志

譙門上為樓中設鉞角左置銅臺玉漏有翼樓宋寶慶初改葺為曉榜曰
瑞州太守沈謐書景定庚申兵燬太守陳善改朔氣象軒豁德祐再燬至
元丙子內附知州姚文龍重建宏壯有加於昔十九年八月榜曰瑞州路
總管府云新昌縣志譙門上為樓五間置鉞榜曰新昌州初宋紹興丙子
邑宰晁公達建嘉定六年縣宰陳珪重修至元十三年正月內附七月燬
于寇二十四年達魯花赤那懷縣尹與里仲安重建大德五年平章政事
鄂公史弼書今榜宋史列傳張利一知廣信軍詳告邈人宋元寇邊利一
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老學庵筆記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
帥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隸南字爪跡
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寇當
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
餘真甫以疾不起江陽講宋鄧綰瀘州譙門記治平三年冬瀘州新鉞
角門太守文思副使周侯以書遺綰曰瀘為兩蜀之藩當百蠻之衝夷漢
錯居兵多事叢宜有邪郭之嚴官府之雄以臨邊防而壯戎容也而郡居
之門迫隘囂陋與民覺接予自至官即欲更之政有所先而未遑也去年
冬因歲成農休基而新之踰時而訖功築為高門其樓七楹棟材宏規高

明顯完長軒飛簷翬如翼如江流下盤山光四來以威以安非為觀遊盡
為我書興作之因以貽後人縮退念皇祐初入蜀至和中過瀘凡瀘之利
病粗知之今承使命因附其說而為之記曰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國朝
分為四路言遠鄙者在益則沈黎維川在梓則戎瀘在夔則施黔在利則
龍文沈黎維川施黔龍文皆阻山帶溪狎危罕深限隔遠絕不聞疆場之
事惟瀘之南川通谷平壤夷錯巒驚備無虛日朝廷既用武臣而輕其權
皆知偷安幸賞苟歲月之無事雖有長策深謀然權輕勢軋莫獲有所措
置其保完邊民調視兵防經制備預之策未為得也雖按察之官蓋遂之
守臣梓夔之兵鈐皆通領之蓋地遠而職不專朝廷非改絃更張重其人
而授之權以控臨之吾恐諸蠻之為患未易測也皇祐初守將非人近夷
跳梁朝廷詔益梓夔發兵屯瀘瀘民實夷之未給軍之須破傷流亡十室
九虛為吏者曹莫之恤凡其私慾求索公私驅迫自若也今周侯之來清
以滌其污寬以息其勞明以究其弊嚴以剔其姦大抵招集流散存恤惻
弱捍遠之吏不敢畏懦而欺昧治民之官不復剝虐而煩擾向所謂權輕
勢軋誠不能盡侯某慮之蘊然觀其條置更革凡力之所能為者莫不為
之矣噫侯之為是門取材於民之餘取力於農之閒所以藩維而制邊隅

其為慮之深可見矣。因其筆而書其事。後之知言者。得以詳考焉。時治平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瀘州合江縣魚兵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騎都尉鄧綰。記瀘州江陽志。治平三年。守周公永懿建合江知縣鄧綰為之記。淳熙元年。大帥李公燾重建。上揭州樓。九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范公仲藝以三刀多芒刃特為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為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勲遷州治之舊辰章閣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所書南樓二字。刻漏本與蕭所製舊以石為之。大池一濶二尺七寸。深一尺四寸。順濶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斜一深二尺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鼓十有二枚。角十有二枝。銅鉦九面。上鑄紹興辛巳十月造字。箭二十有五枝。象彈一十九。凡十九家。偏為一會。春秋十四十五會為一點。夏十三會為一點。冬十七會十八會為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彈聲。共長一丈四尺七寸。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某州陶器精於時刻。命工製造。以奉置于葦遠堂。後遷于此。宋胡寅斐然集。澧州龍門記。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記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

則銷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慙靡則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瘴
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
況於墉乎。況於閤閤而爲關乎。仁人君子推已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
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五制度焉。
爾苟得民心。雖盡地而守。桓表而限。致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
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鐻。鐵扇而石樞。無以團結民心。至於內擄
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國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
焉。爾澧陽舊苦來溪。歲歲防戍。然後郊與市咸得莫厭。歲在己酉。
北盜南驚。有守者闕。隄石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陷。它日立郡於荆
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遷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
寗產瘴。推瘡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陞百
姓脩埭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
它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
欲。閭內外。謹閤閤。置臺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
則斬浮屠氏之山。泛以米。米糞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爲高郵曹掾。不
拜。借臣偽敬。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及不

惑異端斷其間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懷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今徒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來。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廢。異乎屈宜臼之議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桐汭志。周必大撰重修應門記。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絲之詩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為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臯門。雉門為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門。正門為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臯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之制。如臯應制二。兼四特。衆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豈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為王門。在岐為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後何疑焉。本朝神廟督府恭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雖樓巍然。

以高為貴。殆臯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率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于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曉。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為軍名。隸江東。實鄰浙西。素號蠻土。熙寧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校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棗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舉。謂萬果行在吳中。郡廼近輔。華麗雄峻。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甯竹斲工。興役於暮春。落成以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臺。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歎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妻謝不敷。而請益勤。始為考來說之異同。而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四年三月望日。記。桂林郡志尹穡復譙門記。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有。乃旁為別門。用以出入。入為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示其上。茲宜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爾。當有水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復來者。皆有畏懼牽束。以故譙門久廢。而不

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鎮徐屬
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周乃求之
父老得舊所鑄鐵牛上爲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況翳英碩而考
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厭伏之由說者以謂土爲鎮星而柱殿西南寔
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器以爲一方之鎮乎
遂命迎致以體安之適有長沙蔡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遇解之婚
其繇云是謂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章事遇而室通利永於民恩加乎
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吉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
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茲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
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謗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
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忠我以俗然則茲門之復庶幾
永久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乃於是乎書六年正月一日
魯郡尹檣記岳陽志王樞重建譙門記聖天子厲精圖治勤恤民瘼遴
選天下牧守皆賜親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輩出
治有異等者遂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
則寧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沅民誑負來歸公諭于衆曰此州英皇

潛邸所領陞為節鎮。今門臺而不據。非所以尊天子。隆國體。儼觀瞻也。且
鼓角弗震。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徵際。景測辰哉。今濟民之乏。而藉其
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緣鳩工市材。命督戎趙良弼董其役。募飢
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端顯嚴制度。適中。新
蓮花之漏。而暨刻不踰。謹杜喬之禁。而啓閉有節。輦飛跋翼。四方來觀者。
莫不惜其工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
成。惟岳州實禹貢荊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面重湖。湘水環
其左。岷山揖其右。古用武之國。魯子敬陶士行于以控險。阮嚴走集也。承
平易理。逸政多暇。則閫內外。謹閑闔。猶不可以不嚴。矧夫表東江。襟襟喉。
吳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皋應路門。
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陞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
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為而為之也。在詩之終。歌古公重父之功。曰。臯門有
伉。曰。應門將將。說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其詩人美之為後世法。善
其得時制也。然則諸侯之門。雖高且嚴。而不失於遵制奉度。則可以播之
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況此邦自建炎之初。綠林嘯呼。嘗為兵衝。門
池弗崇。四十餘載。前未嘗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費鉅億以侈遊觀。或

泉鑄材用舟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為何如哉。今力不役壽民財不侵
 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千緡而功倍獲於前
 據史成勞來之仁宏募壯蓄輸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大書特書以昭不朽
 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亮
 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民歲木易聚舉也方將羽儀
 天朝謨明泰來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初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
 者嗣書而并刻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樞記左迪切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
 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又吳道夫岳州譙門記洪惟藝祖
 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內既成一日坐寢殿合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
 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堯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
 六服群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曷敢有越厥志岳陽固若昔肇
 基輿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地立臯門臯門有仇地
 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曰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崇高貌將
 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日譙門說文譙者樓之別稱一曰

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樓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子曰中正曰中正寓諸營建則不遠矣而岳之譙門迺在郡治西偏位置偏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庠中狄難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為守迺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濤繼之視舊址欲重建或曰雖白虎建重屋振靈囂不便濤亦尋去不果建然是說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故畏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起居言動頻笑粹然一出於正而無有狄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雷動整齊倡之則從今之則聽苟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胡岳為州表江東湖據荆潭黔蜀四會之衝外護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勞民費不傷財吃吃其基崇崇其墻翼翼其樓嚴嚴其間赤白炳明高廣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象坐黃堂啟重扉引繩而直之不少偏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駕朱構建隼旒

初過前呵騎吹擁後。出乎由是。人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竊嘗恭聞紫雲天語。
藩侯不為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
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康靖慈恕。視民瘼病。如已疾苦。孽
孽患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克欽承我藝祖之謨訓。
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
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
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遐思
衆動。發為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旨兼湖右度節
凖。凖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吳道夫記。元
蘇天爵滋溪集。歸德府新修譙門記。至元三年冬十月。汝陰李侯守中。
如歸德府事。偕監郡鼎安。戮力為治。未幾政清訟簡。封內無事。所屬州四
縣十有一。莫不趨其約束。安其政令。侯與監郡議。脩弊立廢。郡故有譙門。
在府治南。歲久將圯。侯命改為同知不谷夫里。判官李羅罕。推官梁思溫。
幕府吳興祖。合議允同。共捐俸金。度材庀工。徹而新之。經始于四年孟春。
落成于是歲孟夏。增崇其垣。高二十有五尺。廣大其廡。為二十有四楹。規
模宏偉。克稱郡制。憲度政教。布設于斯。賓客士吏。觀聽于斯。至于伐鼓鳴

鍾以警朝寤。傳更下漏以節晝夜。則又新是數器陳列於上。董其役者郡吏秦弼馬德修也。走書京師請紀其成績于石。嘗聞周官挈壺氏掌漏刻以正時。朝廷興居咸中乎節。而鼓角之制。所以嚴暮警夜。肅齊乎衆。郡縣尤不可不備也。昔有中使聞更鼓而知邑令之賢。蓋為政者必于事事而致謹焉。然則役之興。豈徒然歟。夫以內外之官。近民者莫切於郡縣。教政者莫先於守令。有國者尚焉。今海宇承平歲久。法制寬簡。郡縣之吏能者舞文以黷貨。下者因循以苟祿。故事功隳而廉耻喪。唯君子常思作新其政。而後能有為也。歸德為郡。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境大壤沃。方數千里。侯始下車。愛其土風厚完。民生朴茂。第未學以成其性爾。郡中又多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礪其人。振起其俗。於是既新學宮。兩廡像設。又構三皇祠宇。而徵于張巡許遠亦葺其廟。招延耆儒。貳其校官。擇民俊秀。吏之開敏者。執經授學。旦望舍葺侯率同列躬詣學宮。以程其業。而吏舍河防悉加繕治。侯之在官第數月爾。凡養民化俗興利補弊。皆勇為之而不憚也。故因紀黉門之成。并書其事。以告於後人焉。侯為人方正有守。不畏強禦。施于為政。子愛其民。歷典郡邑。名聲流聞。民咸鑲石以頌遺愛。不獨歸德之民始稱其善也。雖然。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為。監郡鼎安。知府李侯政國。

善矣。非條來幕府同心贊輔。則亦曷能至是乎。嗚呼。使列郡為政者皆然。則治化何患乎不興。斯民何患乎不被其澤也哉。四年戊寅六月望記。擴
芳大全集。平江府譙門上梁文。東南興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
環居者踰十萬戶。持麾出守。當宇莢賢。曩胡騎之長驅。致名都之掃地。干
戈甫定。年穀屢登。人心思樂土之鄉。天子軫禁林之重。一新耳目。果振風
塵。增修城郭之雄。浸復里閭之舊。民欣載見。盛及前時。永崇樞闈之宏模。
猶闕會都之壯觀。惟翠閣之仰止。矧羽檄之捷馳。回鑾復返於神京。暫
暫停於天仗。非如偉特。曷未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雄居而望幸。層
臺霞映。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際會落成之日。篇章間發。森畫戟以凝
香。僚佐交歡。據胡床而滿月。共慶中興之盛。行躋極治之風。敢奏歡謠。以
申善頌。東十萬人家烟瓦中。海色澄波。春淡蕩。日華披露。曉朦朧。西
閨闔斜陽一望迷。月窟會瞻呈緯動。玉閨新報燧烟低。南春入滄浪水。
漲藍寒食故園。猶舞蝶。薰風新室欲宜簋。昔虎寺蒼蒼呈瑞色。窮胡聞
道奏除書。野老何知蒙帝力。上。百尺齊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
望四鑾駐天仗。下。萬頃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玉燭明。天波遠接銀河
濕。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睿澤咸蒙。聲綿宇永。銷兵革。率編戶復業。

桑農務稼嚴東仰一人之端拱。丕丕寶曆享萬福。以延洪寵賴專城之重。
風移澤國之雄。野無犬吠庭皆圓空。歌鹿鳴於大雅。噦鸞聲於泮宮。然後
率勵在官之守。蓋同戴后之忠。享榮名於有永。保休寵於無窮。求蔡卞京
口集譙門詩。擬置文書謝俗紛。偶來幽興上譙門。西津水落難頭露。北
固雲生樹影昏。天濶斷鴻飛墨點。海遙斜日墮金盆。十年故國漁樵老。一
對青山一斷魂。堯陸游渭南集登卬州譙門。門三東其西偏有神。仙張四郎
畫像張蓋。隱白鶴山中。浮雲在脚底。千里在眼邊。攀躋忽至此。倚柱眩
欲顛。車馬細如螻。紛紛衢路間。嗟汝何為者。馳驅同歲年。我本滄蕩人。此
心實愛閒。向來出處際。不規咫尺天。風吹哦詩聲。十里搖西山。懸知老仙
翁。為我一粲然。又自郊外歸北望譙門。天上何年墮翠蚪。屈蟠瓜尾
護吾州。重門兩細旌。旗濕危堞風。高鼓角。過漢漢川雲。昏佛塔。消涓野水
入農疇。曠懷不耐微官縛。擬脫朝衫換釣舟。桐洞志次韻曾守述和。剛定
鮑倅喜譙門復舊觀。公家文字足搜尋。周覽各陪暇日臨。句裏江山元
自舊。筆端造化速。宜令未厭對。啓宜潭府秀氣平分入泮池。青佩龍門行
在望。踞鞭吳。牙門事物紀原宋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
負史君心。絲為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

蓋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兩漢傳聞素絕。魏義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注云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溫革瑣碎錄武職有押衙之目。衙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旗。故豎於門。又傳咸作牙門。今押衙既作牙門。亦為衙門。野客叢書南史侯景傳。景初為丞相。將軍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齊書。魏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郢牙門虛寂。為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魏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特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祭後漢注。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有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後漢臧輔。晉末宏顧愷之。宋王謨。皆有祭牙文。吳綜有祭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說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能改齊後錄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廟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